

迷失在美国

[美] 舍温·B·努兰 ◆ 著

LOST *in* AMERICA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迷失在美国

[美]舍温·B·努兰◆著
高路◆译

LOST
in
AMERICA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失在美国 / [美] 努兰著; 高路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10

书名原文: Lost in America: A Journey with My Father

ISBN 7-80073-984-8

I. 迷… II. ①努… ②高… III. 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89220号

Lost in America: A Journey with My Father

Copyright © 2003 by Dr. Sherwin B. Nulan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 Global Informedia,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迷失在美国

MISHI ZAI MEIGUO

著 者: [美] 舍温·B·努兰

译 者: 高 路

责任编辑: 李 鲜 张 昕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3-4860

书 号: ISBN 7-80073-984-8/G · 78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献给维多里欧-----

因为你，这一切才有可能

-----献给萨拉-----

因为你，这一切才成真

要与人为善,因为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斗。

——亚历山大的菲洛

引子

我们站在坟墓旁，只有我们两人——父与子，肩并肩的两代人。回忆的气息包围着我们，遥远的往事，刚发生不久的事，美好的和不堪回首的，在生命的那一刻一齐涌上心头。每当我和大儿子一起站在这片绿草茵茵的死亡之地时，这些回忆都会涌起。这里成千上万排列紧密的墓碑标志出20世纪初犹太移民和他们后代的长眠之处。

德鲁和我站在我父亲的墓前，他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但现在却比生前愈加显得威严和重要。偶尔能看到几百米以外有工人在照看一丛常春藤或疯长的灌木，但在这个10月的清晨，空气还微微泛着寒意，现在还太早，没有其他人来。除了我们的轻声交谈，只有鸟儿的啁啾和肯尼迪机场偶尔起落的飞机低空飞行时发出的轰鸣打破这片葱郁的寂静。德鲁跑了半个地球，不到一小时前刚来到这里。现

在这里只有我们，在这个充满了被纪念和被遗忘的生命的都市里，只有我们和我们死去的家人。

德鲁还是小孩子时就陪我来过这里，最近几年，他每年都要安排回来的旅程，从他居住的遥远国家回来，陪我到这里朝拜。尽管我们悼念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我父亲、我母亲、罗丝姨妈，还有在我出生前就死了的我的小哥哥，但这些人无疑都在他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这些印迹是如此明显，仿佛德鲁是在布朗克斯那个激荡着情感的小公寓里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一样。但是说到对他的影响，没有人能胜过我的父亲。

每次去墓地，德鲁都充当我所有孩子的代表。不论他们是否明白，我都要带他们踏上这条迂回的领悟之旅。在他们出生之前，我就开始了我的旅程，它永远都没有尽头。我想要真正理解我的父亲，同时也想找到我从未理解的那部分自我。像无数有着类似追求的人一样，我决心朝着最终目标尽可能地前进。

我们来看望死去的先人，以保持对他们的信念。人生在世最困难的是获得心灵的宁静，这是我们很多人永远无法做到的。只有在我们明白了长眠地下的是什么人，我们又由于他们的影响而成为了什么人之后，才能真正找到这种宁静。

我父亲的力量以及孕育了这种力量的虚弱陪伴了我的一生。我尽力不成为他，而成为和他截然不同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我步履蹒跚，屡屡跌倒。他挥之不去的力量压制着我，成为我很多弱点的根源。我努力寻求抗拒的方法来抵御他的弱点带来的威胁——我想要自己变得强大，这

样就不会被他对我性格的巨大影响压倒。在努力的过程中，我却变得越来越像他了。

我写这本书，是想帮助自己理解我的父亲，寻求与他的和解，也希望能获得心灵的宁静。

这是一部移民美国的犹太家族的心灵史。作者打开了内心深处幽暗之地的黑匣子，历经岁月侵蚀但从未褪色的情感，犹如深夜纽约东区街头的迷雾席卷而来。

20世纪初期，19岁的迈耶·诺德尔曼怀着美国梦从俄国来到美国。但梦想之地并未张开双臂迎接他的到来，挫折、失败、疾病与意外的打击接踵而至，似乎永无尽头。

《迷失在美国》是努兰对他父亲的一生令人心痛而又感动的记录，同样也展示了作者心头一道道无法磨灭的伤痕。努兰历经艰难脱离了他处于社会底层的犹太家庭，最终攀上了美国梦灿烂的巅峰。然而家族与犹太文化不可挣脱的牵系也时时煎熬着他的心灵，令他感到矛盾与痛苦。他试图正视父子之间不可逃避的纽带，接受父亲遗留下的重担，然而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舍温·努兰的经历展现了“寻梦”与“归根”这两个人类生命中的永恒主题。生命的历程有如西西弗斯与巨石的较量，而惟一不变的支撑就是心底坚定的希望。

LOST in AMERICA

LOST in AMERICA



舍温·B·努兰 医学博士

耶鲁大学临床外科教授，同时教授生物伦理学与医学史课程。他在医学出版物中发表过多篇文章，并为《纽约客》《新共和国》《纽约时报》《时代》和《纽约书评》撰稿。

责任编辑 李 鲜 张 昕

封面设计  工作室·袁 锐

经销：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1

我从未读过课本上关于抑郁症的讲解，也从未读过任何已康复的抑郁症患者恢复平静后的自我描述。我不需要从书本上了解抑郁症，因为我有自己的感受。

人们只能独自忍受抑郁症的折磨，向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做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即使是对于经历过那种孤独岁月的人来说，抑郁症的普遍相似性也不能使我们摆脱独自承受痛苦的命运。生动的描述和他人的同情都无法划破黑暗的漫漫长夜。

然而，当抑郁消失后，它就只能被记起，而不能被回味——感谢上帝！如同肉体上的痛苦解除后就失去了强烈的真实性一样，当抑郁的巨大痛苦松开了它可怕的手之后，最坚决的努力也无法召回当时的感受。它隐藏到暗处，只

能透过一块玻璃看到，但不可能真切地面对。抑郁拒绝被召唤回来，只有在它自己认为时机已到之时才会重新肆虐。然后，伴随着无可名状的凶兆，它的无孔不入的浓雾卷土重来，仿佛从未离开过一样，又以它熟悉的恐怖方式窒息了平静的心。如果复发的抑郁症拥有自己的声音，那一定是个复仇的敌人低哑而充满嘲讽的声音。

我并不是要描述我的抑郁症或令他人对其有所了解。我是出于另一种意图：我在努力追忆往事，也许这些回忆能弥补我领悟的空白，将我拉近我生命中最真实的部分。

三四十岁的时候，我曾一度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它日益加重，最终迫使我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在我住院的一年多时间里，不论是药物治疗、心理疗法、朋友们不懈的努力，还是那些始终如一爱着我的人的真情，都无法缓和我心理状况的日渐恶化，甚至起不到哪怕是一丁点的作用。最后，面对我对各种疗法产生的抗拒性，医院的高层医生推荐了残忍的脑白质切断术。他们采取这种极端手段的理由是，阻断大脑的神经通道可能会立刻使我不再产生各种强迫性思维和行为。

实际上，由于我完全沉溺于病态的恍惚和恐惧中，已丧失了行动能力。着迷于偶然的事件，沉迷于反复出现的数字，感到自己毫无价值，身体和性的无能，宗教犯罪感产生的焦虑，对上帝意旨的担忧，程式化的思考和行为——这一切一个接一个涌来，强大得足以占据我大脑中的每一个缝隙。我在它们面前畏缩了，不仅是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弓腰驼背的姿势正反映出我无助的屈服。肆虐

的恐惧代替了理智的思考，残暴地吞噬了我的精力和自尊。强制性思维如肆虐的洪流，带来无法逃避的喧嚣，没有一刻安宁。我的忧郁如此严重，强迫性思维和行为有如暴君，掌管着我每天的每个小时，一年中的每一天。我害怕强迫性思维，害怕失去控制的威胁，害怕自己的恐惧，害怕所有的一切。最主要的，我为自己的理智担忧。

每天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在月复一月的折磨中，我会早早醒来，非常早，通常是凌晨4点以前。那一刻我幸福地相信自己已经奇迹般地康复了。不到一秒的时间感觉就像在健康的伊甸园里度过了一年，我又成了从前的自己，因为摆脱了旋涡底部令人窒息的沉重感而满怀感激，而前一天晚上我还被困在这个旋涡里，只能通过睡眠寻求解脱。忘却痛苦而产生的短暂的康复使我的心灵获得自由，远离了曾吞没我的动荡的深渊。在这宝贵的平静瞬间醒来，我以获得解脱的眼光审视自己，不禁疑惑我何以会受到这种愚蠢的心理疾病的困扰。很快，短暂的被痛苦忽略的黄金逃亡时刻总是突然消失，如同它从未来临一样。现实如雷鸣般降临，强烈的恐惧回来了，将我重新抛向强迫性思维的巨大旋涡中。

随之而来的还有其他不速之客。疯狂思维的无情折磨成为我胸口切实感受到的重压，我的心脏仿佛已难以承受胸中不断膨胀的骚乱。不仅在清晨，整整一天我都要随时牢牢控制住自己的理智，以免我如野马般狂奔的思想突然裂成碎片，在疯狂的离心旋涡中四散开去，万劫不复。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爱德华·蒙克的《呐喊》时，我对其中描述的恐惧都感同身受，但我宁愿不能理解，回到从前

的无知状态中去。

即使是在迷茫中（现在我回想起来仍然难以理解）我也从未丧失过分辨力，我清楚地知道哪些是真实的想法，将其和已经控制并蚕食着我的心灵的恶毒想法区分开。即使是最混乱的时候，在我能稍稍摆脱心魔时，我似乎也能记得它的模样，知道它是个可以远离的陌生人。可是除了对它的认识以外，我似乎无法抗拒这个闯入者对我的渗透。仿佛我心目中的自己——这个擅长思考的自信的人，只需要意志力就能将它赶走，但我却做不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已经占据了 my 灵魂，然而我仍然决心要打败它。

分配给我的二十七岁的住院心理医生拒绝服从他导师的决定，这使我免受脑白质切断之灾。他坚决反对手术，还威胁说如果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就要辞职。他在这里是个很受器重的年轻人，而且很固执。由于他的坚持，其他医生勉强同意使用电击疗法。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熟悉我病情的人都对我的康复不抱任何希望。在这里我成了尽人皆知的患重度抑郁症的外科医生，谁都知道我受严重抑郁症的困扰，已经无法治愈。在整个精神病院里，只有患病的外科医生本人和他的住院医生仍然相信他能康复。

起初，这种新型的疗法没有一点作用。治疗次数增加了，但仍然没有起色。最终治疗次数增加到了二十次。在治疗的中期，突然有了一点变化的迹象，这给了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工作人员一点鼓励，他们决定继续一系列治疗。起初，他们进行这些治疗，只是为了让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医生在培训中觉得好受些。



逐渐地，抑郁症减轻了，强迫性思维也变弱了，开始变化很微小，但后来逐渐明显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时候我完全忘记了有强迫性思维这回事。慢慢地，我开始能在早上的一个正常时刻醒来，醒来后我的思维清晰，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乐观。一度遥不可及的意志力现在变得可以把握。最终，在一次意志力的冲击下，我康复了。

我至今仍对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并感到不可思议。那是1974年1月的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一个人站在住院部一个单元的小厨房里，这个单元里还有其他大约十五个病人。我平静地思考着（实际上是在分析）我病态思维中的内容。我突然意识到没有必要每次在这些东西闪过我大脑时都向它们屈服。为什么不能象征性地转身抗拒呢？为什么不能用一句“滚蛋”向它们恶意的攻击做出回应？仅在一个月以前，我还不可能有这种想法，那时我还被抑郁的铁链紧锁着。在此之前，抛弃强迫性思维的想法只能引起焦虑，但在这天早上，我第一次感到解脱的来临。我就像一个孩子，刚刚长大到不需要躲开人行道上的裂缝的年龄。

此时此刻，我一下子决定抛开疾病对我的控制。就好像电击疗法烧去了我大脑中紧密缠绕、限制自由意志的罗网一样，也把近来的记忆焚烧殆尽，诱使我产生危险想法的东西也随之而去。我知道我的短时记忆将会逐渐恢复，但我终于可以抗拒剩下的强迫性行为模式并控制了它们。我离开了狭小的自闭空间，没有丝毫束缚。我可以说“滚蛋”！烦恼的海洋退潮了。

于是，我康复了。实际上，在我住院的最后四个月里，

我几乎抛却了所有强迫性思维的记忆，抑郁症也完全消失了。

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我一直有一种模糊的信念，就是无论如何，我也会找到康复的道路。这种信念和别人给我的爱，支撑着我挺了过来。我的兄弟哈维拒绝放弃对我的治疗，但我的精神支柱更来自于我对我的两个孩子托莉雅和德鲁的爱。在最严重的绝望和迷茫袭来时，我就打开屋里小桌子的抽屉，看一会儿他们两个人的大照片。那时我就觉得好了很多，仿佛这是信念的护身符。只要有这张照片和孩子们，我就相信自己最终能够脱离绝望的黑暗旋涡。

离开医院时我四十三岁，妻子和我离了婚。我没有任何财产，这全托了疾病和我前妻律师的福。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仿佛是为对我损失的补偿，我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女人——萨拉，她现在成为了我的妻子。我们开始建造共同的生活。不久，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威尔和莫莉，这时，大一点的两个孩子也搬来和我们同住，一起分享生活的快乐。我们成了一个六口之家。对过去我只有零星的回忆，现在我可以重新开业做医生了。

那以后整整十七年我都没有再受到抑郁症的困扰。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复发过几次，不过都远不及三十年前那样严重，仅仅是引起了微弱的强迫性思维。当这种熟悉的苦痛稍露端倪时，我就向那个曾经挽救了我的生活和理智的住院心理医生求助，依赖他的智慧和陪伴渡过难关。他和我已经情同手足。和他在一起我不需要任何药物，只需听到长久以来我一直信赖的声音，他的声音曾温和地引导我找回了完整的自我。



但记忆会搞一些恶作剧，它有自己的阴谋和行动方式。有时它将生命中一段经历的关键因素隐匿起来。这些因素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也可能只在头脑准备好接受它们时才浮出水面。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以前写的书里才找不到关于我父亲的只言片语，而只有一些含糊的暗示。在书中缺乏对他的描述并非我有意为之，因此在1994年《死亡的脸》一书出版后不久有人向我指出这一点时，我颇感震惊。但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和其他那些付出真情帮助我获得今天的成就的人不同，我父亲（到现在已去世四十多年了）的身影隐隐笼罩着我做的每一件事，挥之不去。

他将陪我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小的时候，我常常因为他踉跄不稳的脚步感到难堪。他总是紧抓着我右臂的上部，手不时因为抓不稳而滑落一点，这时他就更紧地抓住我的衣袖和衣袖下面的皮肤。我的肉紧夹在他的手指甲里，如同被钳子夹住一样。我疼得直向后躲，他却抓得越来越紧。我告诉他我被他抓疼了，他听了很生气，嘟嘟囔囔地抱怨着。

我们一起走着，我父亲（我小的时候叫他爸爸，因为这听起来像美国话，而且他也极其希望我们的一切都带有美国的味道）以他特有的节奏说着自创的英语，这种语言只有他能讲得出来，与其说是有意第绪（德语、希伯来语的混合语——编者注）口音，倒不如说是有意类第绪口音更确切些，其间还夹杂着意大利裔服装工人的讲话方式。他曾在纽约成衣区的小作坊里和这些人一起干过活儿。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这样讲话，发音和句子结构都是他特有